備邊司謄錄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 啓下敎接伴使書狀內節該二十九日夕
都督 啓報張大秋以去因唐人王之橋九月二十八日自瀋陽逃來
說傳賊情最詳盡甫不信俺言吏問之橋所言可也仍與大秋
反覆詳問則徤虜地方今歲不至凶荒但西㺚累敗又漂入寇期
在二十九日間發兵西向云而渠則八月出來不及親見是如為於又於
合氷之後定為東搶之計伊賊之言曰安州以北 敗無形去無所掠
要須深入以南然後方可得食來則當從此路云云事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王之橋所言雖不可盡信而在我之道所
當日新待變是白在果義州軍兵本非防守之計是白去等雖
欲合屬於龍骨據險之地當此深冬決難遷動是白齊大槩連
續偵探詳得伊賊出沒形止俾無如前茫然不知之弊事本道臨
兵使副元帥義州府尹處并以行會申飭何如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右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允 右關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九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書狀及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見此狀 啓子遺之民稍稍還集受料者得免飢凍無料者并能賑救嚴慌保聚之策實非偶然誠爲多幸爲白齊明春之計 朝廷與體臣方爲料理爲白在果唯只江氷已合老弱還集者無所可惜意外之患難保其必無連續偵探謹其瞭望審勢進退無如前日之爲事行移何如天啓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右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允 右関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副元帥平安兵使義州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仲男等似非專爲開市一事而來者且十一月初一日即是明日而蘭英之行想已過江雖有出來商胡必以爲此入去之意開說是白在果設有侵迫之患是白良置以蘭英入去之事反覆開諭之意金起宗鄭忠信申景

瑗嚴愰等處并為行移何如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同副承旨
臣李景閔次知 啓依允 関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 啓下教副元帥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前者龍川府使辛曮馳報據莽承德等出
来緣由金起宗已為馳 啓為白有去本司以承德等出来不
無窺覘之意蘭英之還或有故差違出来則必有相值難便之
弊令一路各官善為方便俾無相值之意金起宗等處已為
行會為白有如乎今見鄭忠信龍川府使馳報據書狀內辭
緣及義州府尹嚴愰馳報于本司文狀為白乎矣龍川馳報內
承德等已入椵島是如為白有去等一路設撥既是承德等
謊說而林畔等處唐撥稱云往来紛紜者未知又是何等邊
人是白乎祢嚴愰馳報內鐵山傳通云者再次而一行請或領百餘
或領二十云者曾無馳 啓之事必是莽承德出来時傳通而誤為
再出是白置依前 啓下公事善為[illegible]俾無相值之患事嚴

惿處并以更爲行文申飭爲白乎矣大槩莽承德等旣已分明入島而無設撥之事則稱以唐撥出送徵責於一路者或是落在青龍等處遼人乘時作擾是白昆察其情形或阻攔驅出使無淹滯於直路之意并入於移文中何如天啓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右承旨臣金蓍國次知啓依允　閔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呈訓練都監軍牢鄭無赤等十名聯名呈狀于本司曰矣徒等瀋陽替番軍牢以入往爲白在果大槩丙子年父母妻子被擄方在瀋陽是如爲白乎矣同贖價貧不能辦痛泣度日爲白如乎適會矣徒等親自入往而手無寸錢艱備枝三南草各各持往而今聞義州府尹極禁是如爲白臥乎所情理參量勿爲禁斷許令入送事各別移文爲白只爲所志是置有亦相考爲乎矣此非私商牟利之類許令入送爲乎矣每人各枝三南草中五十斤式許送事義州府尹處知委施行向事

右關平安道觀察使

崇德六年十二月日

巡營昔関內辭緣相考渡送為乎矣元関還上使事 右関

義州府尹

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營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副元帥兵使義州

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逃還人中拔出

金夢水等二人乎欲推還乎以匠人為重而其意不但已也第萬

死生還之人令若綁送不獨情理之所不忍在虜中之人乎沮其

逃還之心所係非細依金起宗分付措辭開諭之意嚴愰等處

并為行移何如崇禎元年三月初四日右副承旨臣李景憲次知

啓依允 右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初五日

備邊司為相考事節 啓下教司 啓辭內毛營咨文中有

末豆暫留於樟子島設或麗民至饑困者仍令陸續量發接

濟之語其意似是分給我人以絶給虜之路若或如此而不能善處

則方在飢餒之民不無一切呑食之弊令該邑守令申飭知委為受
之人先為除出給庸之數然後以為賑救之意觀察使及嚴悞
龍鐵守令等處并為行移何如、答曰依 啓 右闕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日
備邊司為相考事節 啓下教義州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
連 啓下是白有亦見此金起宗等狀 啓所謂王哥稱有人帶
胡欲向毛營之說極為惟謊鄭忠信等狀 啓中事意實是善
為揣摩朴景龍豈能詗知龍胡之言亦何可盡信但王哥等已到九
連城中今雖指揮已無及矣嚴悞若或善諭以待朝廷處置而當
在江崖則必須使人禀於毛營得其的報然後使之渡津為當
開市一事亦甚緊闗而李灤等曾無明白馳 啓今此狀 啓亦
甚緩緩殊極未使贖還人事乙良勿為任他索價極力周旋或
米或他物贖還為白乎矣王哥等去留情形及開市之事一一詳
細馳 啓之意并以行移為白乎矣王哥出來之事探問馳 啓事
接伴使處亦為行會何如啓曰 右副承旨臣李景惪次知 啓依允

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備邊司為相考事節 啓下教義州府尹回答官等書狀據

司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都督與奴相通事情詳細探聽

馳 啓事已為行會為白有在果今此曲角往来事情及毛營

所為令朴景龍等密密探聽於胡人等處馳 啓之意行移

何如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左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允

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備邊司為相考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接伴使管餉使同

狀内犍奴持汗書到島中要和事及都督率兵丁欲勦鎮江

賊發向獐子島事段曾已馳 啓為白有在果都督本月十九日

四更量還到島中二十日早朝招致故善叩頭庭中後使之跪

現於楹外都督曰你既跳踉犯順積有年紀今欲納款請和

理宜聽許第受命在外唯賊是討俺職分况 天朝時未許
和俺決難經先處斷姑待 朝廷處置可也又招張大秋曰俺之
所言出於辭嚴義正你國三陪臣皆在此處所當與聞此間
說話而但事勢非便不得同坐打話你既細聞而備陳云云俄而
引入私室和語臣名饋以酒肉其所和語大秋亦無由記得是白
齊食後臣起宗臣俊耇行見官禮接伴使臣以恭亦隨往坐
未定都督手畫禮單物目曰這們的厚禮何可當再三稱說不已
因行茶禮多諭越海遠來之意臣起宗俊耇曰俺等新歲會看
躬候衙門之禮而緣事故多端訖未果焉今之入來無修歲禮
而且有不得已切迫事情盡為米船攔阻事也義州入送船運
一半賑救饑民之穀一半贖還被擄之資當初 朝廷因被擄人
族屬海西居民等呈狀于 寡君移咨 老爺其後又送問安
使李尚吉備陳曲折老爺亦已許之 朝廷既蒙 老爺之諾兩西
民生又感老爺恢許贖還之恩盡賣家業各備米石官家債船

入送而今此攔沮中米已太半私載非官儀也被擄等萬死之餘駈策而来得達鎮江死於道路者殆至什居五六幸而不死者惟望其族屬之許贖自以為生還故國復見父母妻子而及今米船見阻未免還入虜巢準等咍可心拊背笑聲干霄此間氣像老爺亦當想得況其父母妻子艱備所贖之資竟致盧奮一則恐俺等不能善處致有攔沮之患一則朝廷輕信老爺之謊欺了愚民一則致憾老爺初許後沮老爺駐札鄰邦近十年從前如有擊及麗民者則老爺嚴加禁約視我藩邦赤子無有違民而今日舉措似拂民情以老爺之高明何不曲察此等事情乎都督曰斯言正是〻〻被擄人一千餘名来到鎮江事俺已聞之那邊事豈有不知之理管餉使則前此有来見之約而布政司為此委来澤感厚意俺當更為商量姑俟賊退後許入云〻臣等曰今茲米穀雖專為救荒若待賊去而後出給則能義之民其勢盡為餓死况本意專在贖還退賊之後則雖給米船已無及矣是與不許

同也退賊後還給之舉不待老爺分付而俺等已知之矣
願老爺更加深思快放米船俾贖累千垂死之命都督曰當
依命云云觀其辭色似無快諾之意臣等若更為力爭則恐
生異意姑辭而退欲於明日漸次善圖計料為白齊陳中軍將
有貿船一事於臣等從中力圖而島中若干將官及兵丁等皆
以為今番掠奪米船甚為無據是如無不巷議是白齊第觀都
督所為似是斷一句之意以此推之移駐蓋州之說恐非虛傳
中軍標下人韓福素是通解我国語者使此人洞陳利害於中
軍則中軍請見都督備傳事意都督招韓福似有許之之意而
所言本來不中不可憑信設或得情必在賊退之後一失事機則恐
無所益叱不喩曾因守備時彦舉之言聞之則三船所載米叱將
官等處支放是如為白如乎節見臣以恭妻送譯官奇伯賢
及領船軍官金悌誠告目則支放軍兵及卸下薪島之船多至七
十隻而其餘五隻所載設時未卸下是如為白置奇伯賢告目
備邊司以監封上送為白齊都督進兵藥江事從將官等皆

諱不直言雖不能詳知而船泊江岸放砲而已此外別無數財形止而
奇伯賢所見只拿獲生徒二名以來云云是白齊都督出兵之日軍
兵所載船一隻致敗將官許遊擊等三人及軍兵百餘名淹死
紅衣大砲既無所試而畢竟所得我國糧船而止耳誠為痛惋
事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為白有亦伏見前後狀 啓都督所
為皆是請張愛幻以為他日執言之地極可痛惡至於米船
金起宗等贈遺厚禮交口相爭亦無肯許之意灣上之事
誠甚可慮 嚴愰等前來狀 啓中只言開市曲折而不及胡人
討米之事并甚怪訝金起宗等有明白更請之語不出今明日
安有馳 啓而奇伯賢告目先後入 啓為白去乎灣上事探詳
細馳 啓之意嚴愰等處并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八
日左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允 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 啓下教南兵使書狀内節該加乙波知僉
使車德昕今月初五日成貼馳報内本鎮賊路遮野項體探次

以土兵李大生等乙送爲有如乎胡人二名賊路相逢追乾捉來
到郞令通事問其來由則當初慶源藩胡以掠去而奴叱失
農軍兵盡爲飢困前居北道資生次以逃來匿藪云云事
馳報據同府捉胡人二名北青府以移送亦行會爲白去乎
此胡何以爲之爲白乎喩速爲指揮事書狀據司　啓目
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遮野項係是越邊地方則此胡人捉
來之事殊極未妥令兵使覓給來告以兩國相和不可容
受之意使之開諭當押解北來胡差而道路甚遠若更
及交割則轉送義州使之交付胡差往來似爲宜當多定
軍人次〻押送俾無逃逸之弊爲白乎矣今後乙良越邊
行走胡人勿爲捉來事申飭邊將之意觀察使兵使及
平安監〻兵使處並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四月廿三日左副
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允　開義州〻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廿四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　啓下義州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

粘連　啓下爲白有亦當初米船到泊之日嚴愰趁即輸入
固有罪矣毛將之反言歸罪嚴愰實爲無驗其情不難
知是白在果但嚴愰不待朝廷處置先自分疏極爲猥
濫且此答曲胡之語甚是失對以事體言之則所當推考
示罰而亦不可每每請推更觀日後所爲處之何如崇
禎元年四月十六日同副承旨臣李基祚次知　啓依允

閔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十六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兵使義州府
尹等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逃還人等若
欲一一給價則必爲難支之弊金起宗之意實有所見但
胡人每以此事致詰於我亦不無因此開釁之慮爲白齊
今此走回人段依金起宗狀　啓發還原籍未有不可爲白
在果今後如有逃還者時或留置本府送言于胡中言其實
狀以示相信使奴不至致疑似爲便當但此亦偶然爲之不可每每

如是唯在嘗事之臣以定消息隨機善處爲白置以此意行
移何如崇禎元年四月十六日同副承旨臣李基祚次知 啓依允
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十七日
備邊司爲相考事節 啓下敎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胡人未准之數若是其多只有結城倉所儲
而海路甚遠運致無路議于該曹則三縣會付之米足充
其數令本道監司與餉臣相議是去〻運送爲當但陸運
則決不可爲以水路運送而無如前日之只送米船別定守令
中有計慮者爲差使員多定砲射手帶領押去如有搶奪
之患唯力是視運到鴨江後即爲馳 啓之意金起宗戍
傚着處并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四月廿一日左副承旨臣尹
知敬次知 啓依允
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廿 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敎平安監司副元帥平安兵使

書狀內節該鐵山府使黃璞馳報內自蛇浦昨日寅時量漢人
不知其數過向龍義之路爲去乙使小通事送于路上探問則
云將帥移毛九連城次以乘船回泊于犇山海口軍兵則陸路出故犇
山了進去云云軍兵等義州境入去事情探得馳報計料書狀據
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見金起宗等狀　啓前則云漢
人之向義州者二千餘名之多後云連二日出來者不知其數云亦
知其數則在島中者盡爲撤移爲白臥乎喻所謂與虜將
相會云者的實爲白乎喻毛將乘船出來則黃戶部去就何
如爲白乎喻令嚴惕詳察偵探急急馳　啓之意行移何如掌
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左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允

關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乎安監司兵使書狀內節該
鐵山府使黃璞本月十六日成貼馳報內任都司也科當日率
兵丁龍骨山城形勢看審後仍向義州事一時到付龍川府使

馳報內中軍莊衛德及千摠杜奇稱名者来到本府曰身彌島
撥軍馳報內蒙兵則来陣九連城馬兵則自蒲浦下来云云又言
降㺚二名自京還送賊穴而一名則到宣川逃躲一名則去夜過
向義州云何以諱之耶倂國以降㺚二名送于賊中要功也事
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置有亦蒙兵来陣九連城馬
兵自蒲浦下来則義州昌朔等處豈無馳 啓之事莊衛德
等之言誠爲恠訝自世来胡到宣川繼到旋捕是白去等甚
言已入於㺚人之耳我國機事不密每每如此實爲可慮今
後十分詳察俾無如前之弊爲白乎許任也科指向各爲及
邦邊情形詳採馳 啓之意義州府尹嚴愰處并以行移何
如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右副承旨臣姜碩期次知 啓依允
關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置有方南道所捉胡人二名令轉送
于義州者欲其留置待胡差出來之時交付以去是白如乎
其已送一名嚴幌慮有漢人被覔之患而不能臨事善處
以致被奪之悞事機不細所當拿推治罪是白乎矣此時
邊上重任不可輕遞姑爲降資以懲其失何如崇禎元年五月
二十三日右副承旨臣姜碩期次知 啓依允 關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義州府尹平安監司等書狀據司 啓
目粘連 啓下爲白有亦以口許之伴男之行想已過宣鐵中等處出已逕登
送是白在果姜朴兩女之事自當據實言之而從同來之許多男婦
皆今處於湖南等處爲白有去乙等以此兩女之故或疑他人之皆無處
置則其疑訝必甚臣等之意如金州高山咸悅等處今置人中其頭頭數三男
漢急急知委給馬上來令伴男相見以姜朴兩女雖謀奔逃去吾輩許多人
口皆爲安揷之意說與則不爲無益於執言之端是白齊朴景龍胥自中
說話待景龍入來更爲詳問以爲酬應爲白齊且從中事情招問於太

男處則不過渠等入去之時接待餽餉詰問數件事而其
中緊言乃逃還人不爲屬還一事而仍問曰今番使臣之行
係國之議賢否如何答曰以使臣入來未久吾等即爲出來
未得聞知云則曰聞係國以兩班善差送使臣云而使臣親自持
杖以打我人云々是何兩國約爲兄弟之義乎云々是如爲白齊
接老也等所捉逃還人價物已爲相約成文以給矣今不可
更議多少依此備給吾信男則已爲拿 命可及上來金
播朴惟健俱在江邊前日胡差下去時使之相見而托病
遲回不及來見極爲非矣今番劃即知會星夜上來安定之
間使之相見事全羅監司平安監司義州府尹處並爲行移
何如當日左承旨臣李聖求次知 啓依允 左閣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義州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曾見金起宗狀 啓備陳逃還人一々給價難
支之弊與臣等之意相符其時或留置送言于胡中以平胡

相信使奴不至致疑似為便當但此偶一為之不可每〻如是唯
在當事之臣隨機善處事覆 啓行會為有如乎見此嚴
愢馳啓之辭高胡等所知五人若或來問則以酬答為難
云其意以為逃還者雖多其所不知則易以為對其所已知
者並與隱諱則彼必謂我不信會給已知者之價以示相
信之意者不無意見胡書中所言亦專為此事不可無權
宜善處之道以此五人出來之意言于彼中論價高下則使朴
景龍善為周旋恐無所妨金起宗處並以行移為白乎矣
鄭文翼等處亦為言送何如 崇禎元年六月初八日左承旨
臣李聖求次知 啓依允右關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 啓教毛都督接伴使書狀內陳副
摠手本內節該達子三名指赴麗地背運米糧久住
義州不回務要挑選精鋭兵赴緊要處所截殺仍將

船隻盡数掩茬如米賊到問船俱象 天朝調去擺運
呼来應援官兵備行本府豪此擬合移會爲此合用手
本前去貴國隱匿頻爲轉行義州節制使將臨江一帶
船隻盡数掩茬不許泊留一隻以阻虜人往来如米賊到
問船俱豪 天朝調去擺運呼来應援大兵去云云、
而都督遠在他島既令挑選精兵前赴義州則大將之
令中軍似不敢違越事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
都督令陳繼盛挑選精鋭兵截殺運米胡人云胡人
出来運米時無是事必是都督聞虛傳而有此令是白
在果第處毛兵若果前往義州則件男等往来之際必
有所妨令接伴使答云胡人實有此来運米之擧則邊
臣必已報知而時無此報是虛傳是如爲白乎旀常探問
如果選兵蔑送而爲馳 啓亦爲傳通于本道監司處

使之須為料理仲男回去時勿令相阻為白乎旀船隻事則宜
咨都督已盡取去所餘無幾雖有若干探聽船隻當依
手本事意臨時掩莊是如為白乎旀亦令義州府尹密探
毛兵前去即為馳 啓宜當平安監司義州府尹處並
以行移何如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左副承旨臣姜碩期
次知 啓依允右關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備邊司為知音事節 啓下教司 啓辭令此所送五人萬死
逃還今為 宗社生靈不得已而送之雖可以贖還而渠
等妄有懇望之意宜令回咨使及義州府尹分明開諭使
知其贖還之意而各給木疋口糧若有父母妻子者題給
食物以慰其心即當敢 啓答曰依 啓右關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七月初九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平安兵使書狀據司啓目粘
連啓是白有亦見此狀 啓仲男等及回答之行〻過我境
亦極可慮況過鴨江之後左有難測之慮昨以善爲護送
之意雖已行會而本道監兵使亦量度形勢檢察事
機方便設策申飭一路守令護送將官各別用意擧行
萬全護送俾無後之悔意金起宗黃緝處並以更
爲移文知委施行何如 崇禎元年七月十二日同副
承旨臣李景容次知 啓依允右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七月十二日
備邊司爲知音事節 啓下教平安監司平安兵使
義州府尹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見此
狀 啓仲男護去軍兵必不多出來是白置幾名許令
越江事段彼之領兵渡來恐不必聽我指揮是白在果

但其數太多則不無盡爲牽來之意開諭似當爲白
乎旀供饋糧太段見監司兵使狀 啓定州留置米爲爲
先入㺚云更令催督使之速爲入㺚爲當爲白乎旀若
督府詰問胡兵出來之由則何辭以答事段別無他辭
只當答云仲男出來已久過期不還彼自來迎候耳
云〻爲當爲白在果仲男之來毛鎭亦已聞知若終
不言則都督必以我爲隱諱恐有不平之意令接
伴使自以其意言於都督曰我國自羈縻之後胡使
或時出來我國亦不得不遣使相報頃者又遣仲男
出來其㺚來之由則大槩求刷逃胡耳此事初欲報知
以老爺遠出未還故今始告之云似當此意監司接伴
使處並以行移何如崇禎元年八月初三日右副承旨臣
洪得一次知 啓依回啓施行爲乎矣胡兵出來時類

遁于唐将俾無相値之患事亦爲申飭右関義州府尹

崇禎元年八月初三日

巡營関錄

兼八道都體察副使觀察使為相考事節祗受　有旨內逆
賊李仁居奪取橫城軍器聚徒謀逆龐卒不滿數百其勢將
不日就捕而方今人心汹汹遠近同然本道新經變亂亦必驚
駭卿其知悉務為鎮定之事　有旨是白齊是乎祗受　有
旨內逆賊李仁居并其徒黨今已就捕事出倉卒訛言騰播遠
近相傳人心疑懼卿其知會使之鎮定事為等如　有旨書狀
是白置有亦　有旨內事意奉審施行為乎矣必有愚氓等
道聽道說做出訛言之弊是去等以此　有旨內事意鎮定施
行向事　右関　清北各官

天啓七年十月初八日

兼八道都體察副使觀察使為留上事節到付備邊司関內胡
人仲男等處贈給物件帮軍金希俊持細布四十六疋白綿紙
七十五卷青鞘刀四十三柄胡椒一斗是乎所仲男之行今雖還

去処有日後再来之弊贈給物件當令禁軍賫送義州而第一
路撥馬題給有弊禁軍金希俊乙良自肅川還爲上送爲白遣
物件領去臣軍官權偩處順付以送爲乎旀青布七十五疋白本
道他無出處以潛商人處屬公青布並只輸送留置義州使之
贈給追後出来胡人爲白乎矣上去胡人則似無別例贈給之物
自義州接待胡人免題給後數爻牒報亦義州府尹處分付事
狀 啓爲去乎捧上留置牒報向事 右関 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月初十日

兼八道都體察副使觀察使爲相考事節到付備邊司関內
節 啓下教義州府尹書狀内節該白衣立功者有罪定配者皆
在内地云者非指某某人亦非但謂東州罪人臣之妄爲 啓聴
之意在内地白衣者到邊城以待立功軍也坐軍律有罪者
送邊城充責四罰可也非但在前定配内地者更良定奪移配
前頭定配之人亦宜盡送本州且本州定配人李肝鄭岌鄭渾

亦還本家是如為白乎旀定配入送之人雖曰生送為難趂此時
入送為白良沙如許無人之境實邊之重莫此時若也此一急
務云云事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本州定配
罪人鄭岌等三人中李旴段以徒年罪人家　赦放送為白有
旀鄭渾段持能骨狀　啓上來為白有去乙量移于龍津縣
為白有在果鄭岌段罪名極重而變初逃來尚無形影極
為驚駭令本道催促下送受到付上送為白乎旀其他餘事
乙良依前覆　啓行移施行事行移何如天啓七年十月初九日
同副承旨臣尹知敬次知　啓依回　啓施行為乎矣定配罪
人入送事乙良依狀　啓施行為良如教事　判付是去有
等以　教旨內事意奉審施行向事関是置有亦関內
辭緣相考向事　右関　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月十四日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録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即見龍川府使馳報據自西海獐子島來留賊船進退形止
東為詳探馳報訃料事　崇禎六年四月初一日　報都體府
回題內即見洮副摠票文則知其為賊船無疑獐子島東岾
不遠豕突之患亦在一瞬之間防備等事萬分緊急各別
嚴飭俾無失悞之患向事　同月初七日題
清北防禦使書目
龍川府使馳報據獐子島西來船到泊緣由書狀一道
崇禎六年四月初一日馳　啓　同月初五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當刻到鐵山府使馳報緣由狀　啓事狀　崇禎六年四月初
二日報都體府　回題內三日留泊亦有所以十分詳細瞭
望這這飛報向事　同月初七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留島譯官告目內獐子島止泊之船登州敗出賊船的實若下
陸則以干戈從事之意書狀一道 崇禎六年四月初二日馳
啓 同月初六日承政院到付
淸北防禦使書目
獐子島止泊船隻敗出登州賊船的實辭緣書狀一道
崇禎六年四月初二日馳 啓 同月初六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淸北防禦使書目
賊船自獐子島泛海乃指遼東則擧烽火一事某樣處置
明白定奪事 崇禎六年四月初三日報都體府 回題
到付爲在果措語未瑩不能解見而大槩兵難遙度不
可遠授指揮報兩元帥處稟定施行向事 同月初六日題
平安道淸北防禦使書目
各官馳報據賊謀難測本道留在京炮手二三哨及旁近所
在馬兵四五百名具甲冑速令入送以濟燃眉之急事乙都

副元帥巡察使前急速指揮事　崇禎六年四月初五日報
都體府　回題所報內辭緣已盡於各衙門狀　啓故馳
報中爲有在果防禦使以清北大將不可手下無兵且無
甲冑乙仍于枚擧移文都元帥處去乎相考施行向事
同月初九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龍川府使馳報據漢人高金引問賊情事及臣單騎當日馳往
義州辭緣狀　啓事　崇禎六年四月初五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十八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龍川義州等官馳報據獐島來泊賊船指向彌串等辭緣狀
啓事狀　崇禎六年四月初六日報都體府　回題自備局添送
兵甲事方爲覆　啓爲去乎一邊報都元帥施行向事
同月初十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龍川義州等官馳報據獐島来泊賊船指向蒲串等項書狀一
道　崇禎六年四月初六日申時馳　啓　同月初九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蒲串僉使馳報據聲援次以當日前進龍川事狀　崇禎六年
四月初七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十一日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蒲串僉使馳報據聲援次以當日前進龍川事狀一道　崇禎
六年四月初七日馳　啓　同月十一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蒲串義州馳報據賊船千家庄大母城前洋等處留泊事及臣已
到龍骨辭遞狀　啓事　崇禎六年四月初八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十二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彌串里義州馳報據賊船千家庄大毋城荒洋等處留泊事及臣
已到龍骨辭緣事書狀一道　崇禎六年四月初八日馳　啓
同月十一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天兵與賊船相戰為如可因其日沒官兵相持結船事書狀一道
崇禎六年四月十一日亥時馳　啓　同月十五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當日酉時量　天朝官兵與賊兵相戰事書狀一道　崇禎
六年四月十一日馳　啓　同月十五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與賊交戰時逢丸箭被傷各人等牒呈後錄為旀其中蔡仁砲手
任甘同唐船出火陸船溺死不知去處事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
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二十四日題
清北防禦使書目

本月二十三日周吳兩都督侯太監等船相見問答緣由狀　啓事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二十八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即與標信宣傳官偕往耿賊舊陣處看審後往義州越邊耿
賊時屯處亦爲瞭望等項辭緣事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報
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二十九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周都督令牌三度塘報牘一度及金花等物監封軍官李時白
准授備邊司以上送事書狀一道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馳
啓　同月二十九日承政院到付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周都督令牌三度塘報牘一度及金花等物監封軍官李時
白准授備邊司以上送狀　啓事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報
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三十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孔耿兩賊探知事情次以親兵沈應男等二名千家庄馳送回來言及義州府尹馳報據三胡所求粮牛南草等物非臣擅斷之事請令　廟堂急速指揆事狀　啓事緣狀　崇禎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五月初五日題

清北防禦使書目

去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與　天將協鋒孔耿兩賊時表表有功者二百七十六人等從實查出開錄別單監封備邊司以上送事書狀謄報及戰功人小名查功冊并以上使狀　崇禎六年五月初九日報都體府　回題到付　同月十三日題

平安道清北防禦使書目

義州白馬山城改築形止馳報緣由事　崇禎六年六月十七日報都體府　回題本府亦有此意久矣而慮以本道物力不能辦出不敢輕舉是如乎今見　啓報曾未閱月功役垂

完義州兵民自此庶有依歸之所深以為幸為在果山城形
止及功役多少這這詳盡馳報向事　同月二十一日題
清北防禦使書目
白馬山城造日功役圖畫上　府事　崇禎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報都
體府　回題圖形捧上到付為在果若非神施鬼設何其就
完如是其速乎深以為幸為置相考施行向事　同月
二十六日題

元副帥關文及傳令縣

副元帥爲相考事節到付偹邊司關内節 啓下道書状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毛將之來索三撻果如前日 處
而委来差官既已回去蘭英之行不久當到其条善爲藏置爲
白有如可使之押觧爲白乎旀嚴愰小拒乙良依前行移勿爲入
送爲白乎矣蘭英行中許帶負役外必無私帶商人之理是白在
果且開市胡人若或如期而至則以此事委送蘭英之意使嚴愰
措辭開諭事 金 鄭 嚴 處並爲行移何如天啓七年十
月十七日右副承旨臣李廷龜次知 啓依允教事是去有等以
教 旨内事意奉審施行向事關是置有亦關内辭緣相考施
行向事右關義州府尹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慱川
傳令義州府尹
當刻祗受有 旨内義州府尹嚴愰既令趂賊退入守本州則不

可不悉〻入住收拾餘燼卿其着令嚴俔帶領若干軍兵賫持輕
粮與胡差一時作行毋失事機事有 旨是乎等用良差胡一時
帶領府尹某得義州兵五百餘名侍副察使添撥兵丁差胡一時
入住義州赴任次裝速待令者　丁卯八月十九日副元帥傳令

傳令中軍嚴

義州偵探人丁大起等段已爲當朝來現此後偵探人次茅給
粮悉〻起送于府下者　丁卯八月二十三日在博川副元帥傳令

傳令義州府尹嚴

即刻到助防將金得振在車輦當日寅時成貼馳報内白毛營
出來唐人取日到本站言内逃胡男女各騎白馬到蛇浦問其
由則望欲偷生艱到義州他胡三三名亦爲來到結縛堅囚恐
其生死逃來云〻仍送島中是如爲臥乎所此必稍安夫妻是乎
味馳報是白置有亦都督仍此知三胡尚在義州獄中若送差
推去則其勢不得不治亦似難處是白在果如已刷送本地則或

有唐差之去以直言之且為措辭勿相牢縛亦嚴棍處分付事狀　啓為去乎狀　啓内辭緣相考施行為乎矣同三胡乙未及刷送而督府差人到州為良置亦為措辭善處莫若彼此俱無事之為善亦可默想而處之者　丁卯十月初十日申時在定州元帥府傳令

傳令防禦使林

即接宣川府使馳報内清江撥軍全羅道金溝武學韓秋生等七名亦身來告曰當夜亥時漢人三十餘名不意突入矣徒等八名及撥將色吏人夫等乙盡數結縛盡尋衣服軍裝諸具分叱不喻撥馬八匹并以奪騎鐵山了以馳去是如進告為去乙即抄精銳馬軍六十名義兵將李克誠田烋以定將分為二領李克誠領則鐵山路田烋領則車輦路使之跟捕亦分付以送為在果但金溝武學金戒男及撥將車始輳色吏洪德寬人夫李得先等四名段韓秋生等來時不為偕來如或致傷不來為有臥乎喻探得

其詳後追乎馳報計料事馳報是置有亦漢賊所爲極爲痛悪
一邊以馳通鐵山及龍川定將率兵馬期於追捕爲乎矣撥馬奪
去近日所無之事不無意外之患偵探各處四面一〻馳報爲於清
江撥軍即爲定送俾無撥傳斷絶之患事乙防禦使鐵山等處傳
令爲去乎此漢賊期於必捕毋違軍律爲乎矣東始輔等生存與
否亦速諜報爲於此漢追蹤相逢渠不干戈從事是去等我軍
亦勿戈干從事只可捕捉結縛拘留牒報次 癸酉三月二十三日亥
時在嘉山帥府傳令 此亦中撥島船所及船路可疑處定送伏
兵使不得潛入島中次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

節呈義州府尹牒呈内當刻到付鐵山代將張義京馳報内擇子
島漢人等鎭境津里來到作農之計是如馳報是置有亦此漢等
本府咫尺之地公然作農爲如可處有被殺於奴賊之患乙仍于蒙
遣通事萬分開諭禁斷爲乎矣終不聽從爲臥乎所將此之意

府以呈文于島中使之禁斷爲只爲牒呈是置有亦近日漢人出陸者處々作賊良策清江撥馬之盡爲偷去分叱不喻至於兵刃殺害人命又義州西砲樓燒火此亦是登陸無賴漢人所致況津里與胡地相近不無意外胡兵所搶之患又不可無衙門通書議定之事而無端耕種於我地以起種々閙端極爲不可以此事意再三開諭如其不聽驅而入送者 癸酉三月二十九日

在慈母山城帥府傳令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

即接義州府尹牒呈內麟山代將張友敬馳報內當日未時懸帆漢船二隻面入頭無味仍爲上來龍眼寺以上指向鎮境止泊說或有下陸之去只以若干軍兵無計拒截如不得添入軍兵則決難拒截誠爲可慮事牒呈據如此些小之來若接戰而賊兵退去則海中難可追逐隱伏於六七里之外使賊兵盡爲下陸後薄戰爲乎矣添兵事段自此入送道路數三日內難可得

達自其處報及於防禦使龍骨釰山雲巖等軍兵乙推繼接事
題送爲去乎四區良中申飭依此舉行者　癸酉四月初七日辰時
在平壤帥府傳令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
賊使賫書出来到泊於我境則事當趁時捕捉即爲斬使
焚書是去乙彌串僉使不知義理所從然傳送有若應
受者事極該悖分叱不啻持書出来之賊亦不得趁捕爲
有臥乎爾同僉使所犯極爲重大似當軍律處置事
是在果今姑從重决棍以懲其無識不謹之罪爲乎矣
同亮書并爲還送爲去乎島中漢人所見處即爲燒火
以示痛斥之後意馳報者　癸酉四月初八日辰時在平壤
帥府傳令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
即接本月初六日成貼防禦使馳報内本月初六日未時成貼

龍川府使鄭楷馳報據彌串良中所置耿賊兇書及獐子
島來泊賊船指向彌串辭緣及初六日成貼義州府尹尹進敬
馳報據千家莊賊兵步軍百餘名馬軍十五名下陸事段詳
在林　狀啓中爲有在果所謂耿賊兇書林　直送于
臣處爲白有去乙即爲拆見則其爲兇逆不忍見不忍聞
爲臣子者不可掛眼而彌串僉使泛然傳送爲有等以僉使
段令防禦使從重决棍爲有乎旀兇書元書則還送于本
鎭即爲燒火爲白有在果同兇書既已傳送故謄書一本備
邊司上送是白齊大槩此賊既爲窮寇又此致書之處極爲
兇悪在我先示接戰之擧則彼必不即下陸於我地而亦不無
別樣凶計是白乎等以即令防禦使林姑無耀兵藏兵隱伏
以示我不爲防備之意待其下陸之後要擊勿失亦傳令爲
白去乎此意前已傳令而今爲申飭爲白齊此賊極其凶狡必
有衝東擊書之患平安道三縣既無城壘最爲受敵之處黄

海沿邑亦甚可憂乙仍于臣段方在平壤隨賊所向前進
督戰計料為白乎旀副元帥段使之前進清北相機繼援
為白遣同林慶業所請軍兵甲冑段前以公清道砲手二
百名馬軍一百名及甲冑數十部別為添送為白有如乎今
為安州所留之兵量宜添送之意副元帥處傳令為白齊
三縣段已發東道之兵臣以別將李擲李光立等以知守要
害之處而兩西沿海各區良中另加嚴備事更為傳令事
狀 啓為去乎狀 啓內辭意相考擧行為乎矣今見鐵山
府使初六日成貼馳報則獐子島來泊賊船鱗次向義州上
去是如為有卧乎所其為之計極為叵測若與奴賊相為
表裡則前頭之患極為可慮防禦使依前傳令戒嚴防備
勿失無違軍律者 癸酉四月初八日辰時在平壤帥府傳令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

賊兵下陸之後勿為輕易交鋒一邊星火飛報以為添兵繼

援之地為乎矣此賊若未盡下陸之前徑先耀兵則不無還為
上船之弊又不無萬一蹉跌之患賊兵從容登陸然後善為設
機決戰勿致差誤為齊即見狀 啓謄報則干文從事計料
參商指揮亦 啓稟為有臥乎所千里之外往復之間當費七
八日乎而帥府既在道內則不為報稟於帥府敢以如此歇後
之言有所陳達於 朝廷事體極為殊常為置今後乙良
十分詳察為之以重軍律着 癸酉四月初九日酉時在平壤
帥府傳令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
周都督前營船進泊清家庄相距十餘里與賊船相對結
陣等項事草報是置有亦接戰形止連續飛報着 癸酉
四月十二日申時在平壤帥府傳令

傳令清北防禦使林草報
吳都督庚太監官兵俱進風帆獲海等候事草報到付回送

帥府發向清北之意已為題送為有在果連續飛報向事一
時到付周都督船師前營五十餘隻已到千家庄事草報
回送到付　癸酉四月十三日午時在平壤帥府傳令

清北防禦使無書目

今月十一日成貼馳報四處添防軍一千餘名即日馳往千家庄
截置於山谷則以待都督相機應變水陸共擊討料事狀
啓馳報段到付為在果得接(啓)草後所報防禦使氣義奮
發直戰不避協助舟師水陸並勦以收奇功在盡舉勉之勉
之向事今月初十日成貼馳報內呈文草及部曲件記并以謄
報事段部曲件記及呈文草并以捧上為在果各其部曲分
軍數并以再錄飛報向事到付　癸酉四月十四日別草報都
體府題

傳令防禦使林

即見馳報義州府尹以龍骨大持汗書出來是如來言乙仍于馳往所到處云云兵家之事莫測端倪而爲邑在越邊累次送入而終不給粮彼之用詐無所不至若府尹𨚗帶往越邊則未知何以處之而旣入龍骨之後不稟師府經先馳往若有生事之患則未知何以處之前日　我國使臣到甜水站尚有不納之事今此龍骨大雖是的報只來留龍骨大於義州而只送汗書於京中以稟而况今此耿賊汝胡將納此耿賊極爲不可云云而答之龍骨大亦不可經先往京只可留義州送汗書而稟　旨而已不可送入京中之意乙痛折言之者　我國之仇敵天下之大逆

癸酉四月二十一日亥時師府傳令　同月日時粘連防禦使爲馳報事即刻到付傳令內云云傳令是置有亦所謂龍骨大夜過義州地泳洲川露宿當朝已過良策爲有去等傳令內事意雖是如此防禦更能無所策無可奈何事

報都元帥

傳令防禦使林

當日酉時末宣傳官持備邊司公事標信賫來爲有乎矣接戰處相距遠近及接戰形止看審次以宣傳官進去爲去乎防禦使親往結陣處一一指示爲旀形勢圖畫上送者 癸酉四月二十三日戌時帥府傳令

傳令防禦使林

即刻 天朝擧帆前向水上爲旀送令前于本府 我國戰船亦爲繼進亦爲有臥乎等以令方同 天朝船前進爲去乎防禦使砲手三百名抄擇當日內親領馳來于船往處毋違軍律者 癸酉五月初三日巳時帥府傳令 此亦此意姑勿馳

啓以待吾面議後馳 啓

傳令 防禦使林 義州府尹尹

天將前發兵雖無動止或間一二日連續報知事再三分付爲有

如乎即見差備譯官告目楊都督近日鼓兵消息切不聞知云云
是如為有臥乎所累次傳令之後專不舉行致有 天將未
安之責極為未便能不喻日後不無執言之端恐或生事於
我國是良置今後依前傳令連次消息報知勿致生怒之弊
者
癸酉七月初三日卯時在平壤帥府傳令
傳令防禦使林
即見龍川留鎮將馳報則粮船九隻乙漢人稱以胡人所搶來同
粮船及龍川府使等乙並只挺去于獐子島是如為臥乎所大
槩本月十七日成貼龍川府使馳報內防禦使閑內白馬城應入
粮餉累千餘石府境到泊久留而人馬既困不能陸運之舉不
得已委遣道軍官為置府使親自領船至彌串守護令使
處分付事差使員差定為去乎到閑即時盡心舉行事閑
是乎等以城將李潔代將差定當日發向船所與譯官哥
伯賢乘船為臥乎味馳報來此為有去乙亟候風毋使有急速

之心爲乎矣唐人乙亦爲載去爲良汝可免運給胡人之謗十分
善處爲之事題送爲有齎運見防禦使本月十七日成貼所
報内白馬運入粮餉千恩萬慮更無善處之策不得已唐差
金汝綏處白馬粮餉設爲運入而無船渴悶　天船一二隻許
借亦言之則答曰載粮之船萬無得處之路是如爲去乙又言
我國載粮之船回泊之計而恐有中間攔阻之患以至今日矣伱
等勿諱直言亦聞諭則萬無攔阻之理是如爲乎等以與譯官
齊伯賢相議龍川府使定差使員防禦使軍官尹孝幹等押
領隨便運入是如其報狀既已發船之後二十日始到本府爲有
去乙已爲發船之故無可奈何此事極爲便當爲乎矣但恐
天將疑　我國運給奴兵之事若有後言則不可說也使唐人
並知運入白馬軍餉之由極可詳察爲之事爲等如回送爲有
在果當此　天將船滿泊我江之時莫重粮餉防禦使所當
先報于道而發回題然後乃可回泊事良中經先發船致

有此弊極為未便況副摠前啓通措語則副摠來在我境今
遍十二載 我國事情無不通知情同一家而白馬城是官防
要衝重地而今日重建軍兵多置萬餘名一朔用粮幾至
四千石累月儲粮其數甚多為去等白馬城輸運之粮僅
補胡人贈給之米如是挺去雖無相信之道竟不喻胡人時在
越邊若有給粮之辈則十目所視孰不知之且見龍川代將
馳報及譯官洪慶俊告目則托以不為呈文執言為乎喩良
置 我國地方兵粮漕運事呈文之說萬無甚理是旀我之
兵粮運於我地椵島之入萬無干涉之事況白馬城許多之
軍時無見粮庚癸之急迫在須刻如是擱阻極為不當即今
許送事乙大言於沈副摠又通于諸 天將前急急解送為乎
矣本府如有如此之弊前矣分付為有如乎何不操心擅自輕
處致有此弊乎若欲避奪則防禦使難免重罪各別用力
施行者 癸酉七月二十二日在平壤卿府傳令

傳令淸北防禦使林

白馬城功役今幾許處完畢幾許處已畢爲有卧乎喻中
營舍倉庫五營及衙舍軍器庫等役時造處幾間是
喻詳細牒報爲乎矣北城外曾見石虎作於草莽間即爲起
立爲弥義州人民乙良白馬城良中切勿役事使之安頓爲齊
刷還事段今當督刷計料幷以相考知悉者　癸酉八月初
八日辰時在平壤帥府傳令

傳令淸北防禦使

賊船焚燒之後船上雜物及鐵錠等物彼所棄置而在或送人
于胡將處覓得鐵錠等物爲弥雖不言於胡將隨便送人收
拾取來於白馬城後牒報者　癸酉八月初八日戌時在平壤
帥府傳令

副元帥草報錄

清北防禦使了草報回送孔耿兩賊相期回來想必有請去奴穴之蹟若或此奴願請渡江在我才塞不無生梗之患使小通事詳細問答然後善處事義州府尹處分付事狀 啓馳報是置有亦自初賊船到泊千家無疑於歸款之計矣今果然也到付

癸亥四月初十日在嘉山

清北防禦使了胡騎四十餘名九連城前路到中江問答辭緣事到付為在果副元帥分付內無而至於偵書以報所見爲且相考施行事 癸亥四月初十日在定州

清北防禦使了草報回送今到草報內乙良內既稟於 朝廷似難經先指揮而俵壯好馬其可卒得乎極為難處甚求之數必多數百馱馬亦難辦得決不可應之到付

一周都督前營船與賊相對結陣事到付

一周都督舟師五十餘隻已到千家庄始為交鋒事到付

一防禦使率軍兵亦為結陣與 天兵以見相應之道是在果
合船決戰在於今夕事勝敗與否詳細飛報事到付
一防禦使與義州府尹龍川府使並為結陣於岸上事到付

同日到付

清北防禦使了 昨日午時成貼草報內官兵前叱已到賊
屯處方為相戰事酉時成貼草報內義州府尹胡差接應
次以即為還送事並到付
一官兵與賊船自昨午至申未交戰別無兩邊勝負事回送
獐山僉使所報則三戰三北云而今報來別無兩邊勝負未知
真虛 癸亥四月十三日到付

清北防禦使
義州府尹 了

一賊船午家庄上還為泊所還 天兵船泊於兄弟山前洋事到付
一防禦使退陣於龍骨青水萬戶金春蘭以探賊情去留事分付到付
一孔耿兩賊三板船以其卜物載去事到付
一陳繼立進告據賊輩棄船中江泝上事到付 癸亥四月十四日到付

清北防禦使了草報回送

一天兵所給粮饌督令入送事回送求粮事段初發於沈副摠而西来將官不言求粮是有如乎未知並為請粮為臥乎喻道行次今日午前當到戰所相議催入為乎喻在果昨日巳時接戰馳報酉報到付能胥為有乎矣十三日以書填疑或撥上落置始到不為回答為有矣與賊相戰馳報非等閑之事詳察為之向事到付

一都副元帥尚無下来之音事及畫出入送事回送所報内辭縁都元帥道以馳報為有臥乎喻都元帥本来無軍之將以不入戰所在外處進退節制諸將故乃文官差出之意不為詳答手火手兵器若是在則彼虜被侵至於此極自徃丁卯之變後西路蕩殘雖有兵而粮無辦得之路以此氣悶之情亦不詳陳乎伊賊今明不能殲滅則難應之言必逾往逾甚該道自初接應此後之事諸道善為應對而已道以似難指揮到

付　癸酉四月十五日在龍骨
防禦使了草報回送
胡人金石乙屎等小譯崔莫同招去胡將膝下縛置恐嚇辭
緣回送十四日子時成貼　啓草謄報今日未時未撥傳之事極
爲可駭此患道以深憂者而道所領兵騎步僅五百若彼
奴知其來此借船借馬則何以答之而仍爲冤而渡來直路之
事難以形言還歸之意馳　啓夜間回師計料爲去乎相考
施行向事題到付　癸酉四月十五日
靖北防禦使了草報內義州府尹馳報據胡人十二騎渡來
向所串之路辭緣事回送不待義州府馳報該道以置合俐
人並定詳探飛報以爲馳　啓之地向事題到付　癸酉四月
十九日在雲巖
甲申八月十九日　昭顯世子入盛京戊子七月　日來還時留置
雜物重記冊一件在義州紙筒庫

崇德二年丁丑四月日領兵大將赴瀋時淸軍器雜物逢授
重記丹一件及淸將軍器雜物傳授尺文謄書一件在義州
紙筒庫
崇德七年壬午三月二十三日赴瀋時落後忠淸全羅慶尙三
道火兵八十五名立旨勿禁及領兵將軍粮雜物下遺在文
書及狀 啓閱子謄錄一件在義州紙筒庫